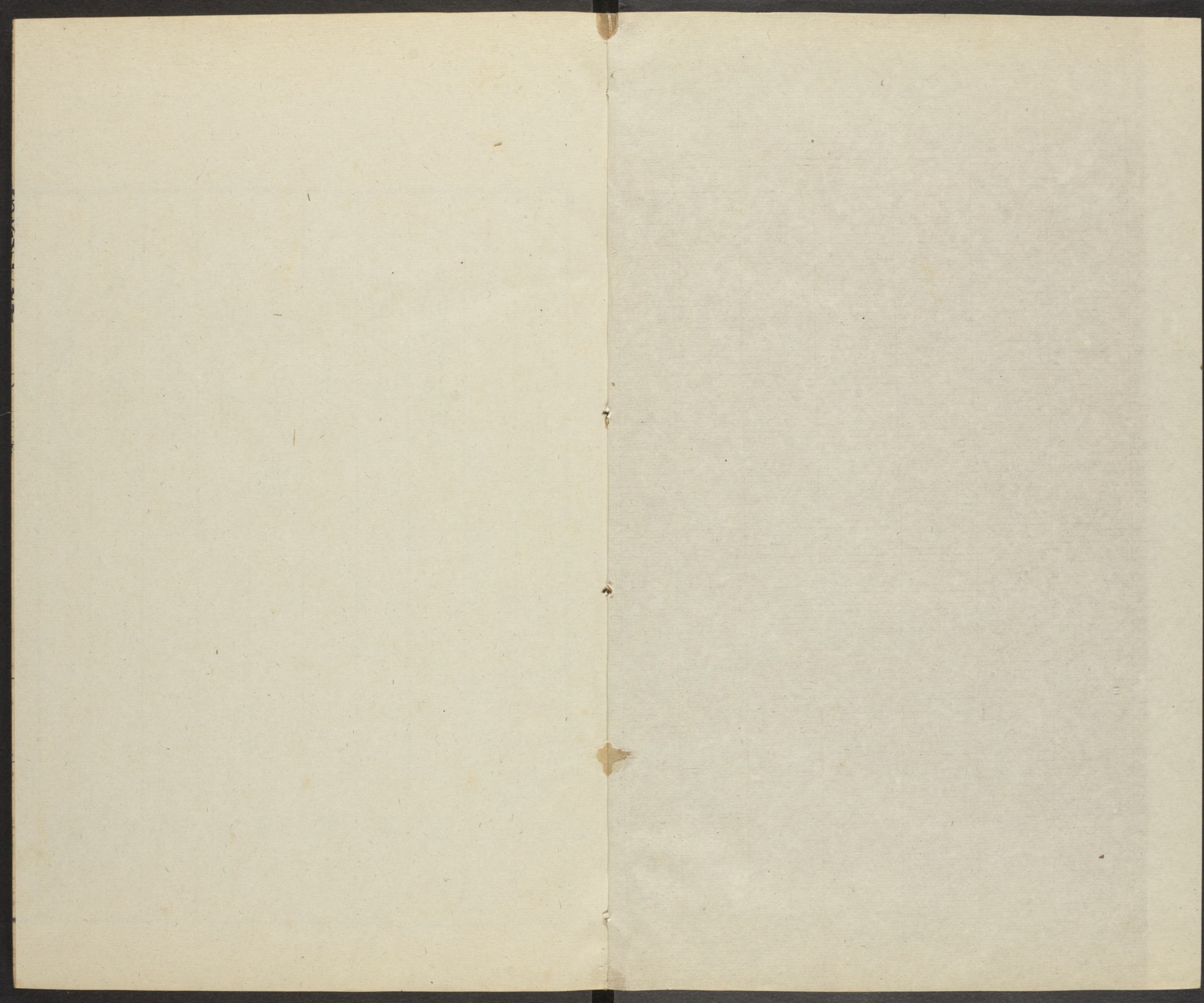


15238.07/0623



文編卷之五十目錄
書

與陸貞外書

韓

與崔羣書

韓

答崔立之書

韓

上考功崔虞部書

韓

與陳給事書

韓

與袁相公書

韓

爲人求薦書

韓

答呂醫山人書

韓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

與孟東野書

韓

與李翱書

韓

答馮宿書

韓

與衛中行書

韓

答侯繼書

韓

與蕭翰林俛書

柳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

與郭秀才書

歐

與陳真外書

歐

與張秀才第二書

歐

與刁景純學士書

歐

上王長安書

老蘇

與李方叔書

大蘇

與章子厚書

大蘇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大蘇

福州上執政書

曾

謝章學士書

曾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

與王逢原書

王

文編卷之六 目錄 二 稿

文編卷之五十一
答李吉甫書

李定

文編卷之五十 書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 子行 校刊

與陸負外書 韓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
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
門牆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念
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
之所孜孜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

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耳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

耜而耕於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

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

文章學西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

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

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

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

試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強志而婉容

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

口已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也其文有可取

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

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荪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

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爲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叙情 與崔羣書

韓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在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
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
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
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
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
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
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
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
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
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

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
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
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
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
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
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
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
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與而不見畛域明白淳
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
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

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湏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旣謂能麤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

至於稻也、梁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

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
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
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
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
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
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
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
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不可去矣珍重
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答崔立之書

韓

自敘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
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
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
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
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
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
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
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
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
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

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

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王者以為必俟
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刑足不為病且無
使勅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
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
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刑足下無為
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
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
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
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
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

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
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
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刑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
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
之狂言愈再拜

上考功崔虞部書

韓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
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
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
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

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之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入者固所以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

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僂焉而不終日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

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
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
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
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
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
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
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得之以不
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
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
以爲何如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儻
居貧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
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
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
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
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
拜見之不可期獲待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
執事察之也

與陳給事書

韓

洗制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未嘗辱一言
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

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
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
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
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上語隔之疏加以以不
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
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
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閤其窮也退而喜也
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
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
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

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
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
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
十首爲一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
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爲閤
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薦人

與袁相公書

韓

伏聞賓位尚有闕貞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
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
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

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饑餒宗師怡然處之
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
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
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又習於吏
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字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
爲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思有所試閣下
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
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
側而悶下篋積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
言之且增汗慚謹狀

爲人求薦書

韓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
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
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
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
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
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
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
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
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

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

白明 答呂鑿山人書

韓

直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有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

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執力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乃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抑揚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

直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
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
抑揚職生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皁皁與
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
律翔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馳至
往省之間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
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
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
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日不見物無用於天下

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
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
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
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
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育
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
不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
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
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
致之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

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僮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籍慙再拜

叙情

與孟東野書

韓

與足下別久矣以五口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

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復辭去江湖余樂

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

自叙 與李翱書

韓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

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

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
忘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
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
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
我潔清不污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爲子之所云
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
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
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
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
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
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
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
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
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
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
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
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年還侍左右當日懽
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答馮宿書

韓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闕絕

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慄慄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塞心故至此已來不克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能爾委曲徃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與衛中行書

韓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

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
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
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
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
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
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
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
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
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
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

惟君子得禍而不幸以其所以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
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
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
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
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
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
曰以道德爲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
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
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
也

自叙 答侯繼書

韓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
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
僕又爲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
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
書凡僕之所欲進于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
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爲行
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奧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之
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有
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
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
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
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
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
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
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旣不
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
因謂我不復能自強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
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旣貨
馬卽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

我謝焉

與蕭翰林後書

柳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協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二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以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置囂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冷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

文編卷之五十一
書
五

不也。祗益爲非。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
慣習炎毒。昏眊重臆。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
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
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
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
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
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
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
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口不信。尚口乃窮也。往
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亦以自稱道。詎益甚耳。

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待。不復致意。今玉子與
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愉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
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
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
何以攘袂用力。面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事
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
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
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
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銷解矣。然後

收召蒐臆買土一鄜爲耕昨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
木鐸者采取獻之法言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
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
焉宗元再拜

叙情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

立柱子分詳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
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
能究知其狀昔里小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
賀者也足下勤素平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
乃有突燭赫烈少人虞以雷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

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
伏去來之不可常欲將士人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
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
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
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
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
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
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
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
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

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
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
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
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
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
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
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
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
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
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

撥予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
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
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
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
大矣又何闕爲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
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
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
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
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叙情 與郭秀才書

歐

小文字之絕工者也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三篇借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温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理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羊雉鷩之類致其意為贄而先既致其意又耻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績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為陳酒殺幣筐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思又為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幼份為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為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執貝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

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為秀才賦詩文曰鷄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珎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少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修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邊豆實幣筐延為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論書

與陳負外書 直

歐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

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感者修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
執友之遊然而羣屬平日幸得有從齒序跪拜起居
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柰
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
度非謙即世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爲
非宜足下之所以賜修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
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
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
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與往來曰移曰
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

曰教下吏以私自送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
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
叅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
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爲重務
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叅候起委曲看因爲之狀及五代
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
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
古以爲當然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蓋常
俗所爲積習以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
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爲近

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
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有從齒序跪拜
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惜
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
我之勤邪不然是爲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
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
促裝楊秀才旦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箴規 與張秀才第二書

歐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贖古今雜
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六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

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嘗一非閔世病俗究古明

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剝齊整凡今之紛殺駁冗

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

皇謹密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

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

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

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

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

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

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

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
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
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
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
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
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
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
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
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
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

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
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
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
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
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
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一典
述之炳然使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
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
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
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

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度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

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爲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叙情 與刁景純學士書 歐

脩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內翰凶計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以文語叙情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

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
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
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及趨走門下脅有諂
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日報德非
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
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
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
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踈不及再聞語言之
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旣不欲爲愚誠
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

此之爲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
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燕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
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
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
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
某再拜

論待

上王長安書

老蘇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

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
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

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
死非其無人也太峻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
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
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
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
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
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
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面就一匹
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
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

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
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
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
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
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
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
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與李方叔書

大蘇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
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

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財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

相授周參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乃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是法而況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顧足下此等也軾於

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
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上求人如不
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
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卽
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與章子厚書

大蘇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
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
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
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

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闕溫秦
平者皆滑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
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第岳坐與李
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爲
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
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
乞放免其第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
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
去奈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
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

是歲七月二十七日裴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裴言不謬軾方欲具始末奏陳裴所以盡力者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裴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鞠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裴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且裴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

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驚勇如裴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卽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裴必在京師叅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裴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裴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旣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

愧於心不能自己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
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
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
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
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
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
十人持劫刃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
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棐
事輒復及之秋令伏冀爲國自重

論誌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大蘇

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
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
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
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唯公一人
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
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嗜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
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
今雖容有不知後世决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
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
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

善聞

無人之歎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

福州上執政書

曾

南唐且之文純出於道古故雖化書亦然蓋其體裁如此也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

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甘六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門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箱籠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于庶位則或棧樸之盛得而新之其以爲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爲將率則其於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

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右阻
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
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
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
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
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
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
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叙述其情曰豈不誠
思歸乎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

既休息之而又追叙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
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
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
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
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不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
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
鴛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則有陟岵之思
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
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
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

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耶輩獨何人幸遇茲日輩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髮齒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況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輩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輩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輩守闔越仲第守南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也遠仕者皆得不行輩固

不敢爲不肖之身求自此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阨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效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輩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聞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列職聞之餘盜或數十百爲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衆爲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聞之室廬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輩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

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旣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旣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旣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爲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縻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抱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而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朞歲旣安且富至於如此輩與斯民與衆之幸方地數十里旣無一事繫官於此

入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閒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鵠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爲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
鞏頓首

謝章學士書

曾

鞏啓鞏不佞以身得察於下執事明公過聽召而見之所以矜嗟獎寵開慰撫循之者甚備雖至親焉友之愛不隆於此已又收弟兄之不肖不謀賓客任而舉之明公之所以畜幸鞏者可謂厚矣鞏竊自惟求所以堪明公之意者未知所出也鞏愚無知不適於世用不能收身於世俗之外力耕於大山長谷之中以供饘粥之養魚菽之祭以其餘日考先王之遺文竊六藝之微者以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樂於已者顧反去士君子之抃而夷於皂隸之間捨自肆之安而踐乎迫制之地欲止於古之爲貧而仕者

可謂妄矣固有志者之所嘆嗟天下之所賤而至親焉友之所棄而違之也復安敢自通於大人之門望知於侍御者之側乎明公懷使者之印爲福於東南以地計其廣狹則數十百城之人待明公之畜養以材計其多寡則文武之士以百千數待明公之推察而收拊之任而舉之者乃獨在於鞏與鞏之少弟此鞏之所以自唯求堪明公之意者而未知所出也抑鞏聞之廣聽博觀不遺污賤危辱之士者此所以無棄士也兼收並采不遺偏材一曲之人者所以無棄材也故明公之意倘在於此而古之士出汗賤危辱

之中能成功名以報知者亦不可勝數彼皆豪傑之人故有以自致也若輩之鄙則安敢望此乎故憂不能堪明公之意誤左右之知者此輩之所大懼也竭固陋之分庶幾不愧於偏材一曲之人者此輩之所可至也敢獻真情而以為進謝之資惟明公之垂察焉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

史某落伏蒙再賜書示乃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

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

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
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
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否
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
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
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
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
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
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
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

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
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惠務推
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
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出處 與王逢原書

王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
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言者而舟即東
矣間閱足下之詩切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
歎蒼生次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
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

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于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象曰拔茅茹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

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栢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聞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于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

鄉隣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
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
有能論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
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
見足下衣冠屨缺坐而語未嘗及已之窮退而詢足
下終歲不食葷不以絲忽妄售于人世之自立如足
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
學報足下云

答呂吉甫書

李定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同朝
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
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不可不知其說焉攷實論情
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臨見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
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
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爾然衰疾特待盡於
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向以滋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起
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